



□ 12
2880
1



口 12
2980
1-4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軻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

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春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游事齊

孟子

序說

橫山有葉氏
四和四年五月
寄贈

江間氏
藏書記

門口 12
號 2980
1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章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
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

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
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朱熹集註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四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千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王亦曰仁義而已矣。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章信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樂音洛篇內同鴻鴈之大小者麋鹿之大小者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

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

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

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

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其樂其樂

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孟子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
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
也。○樂。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
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進以金退直猶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為盡心。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晉音古滂音烏○農時謂春耕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密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五畝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

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
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
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
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
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
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
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
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道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
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
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
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
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
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
反○挺
杖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
問而王
也答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萃此幸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幸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仲尼曰始作

徧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徧音勇為去聲○徧從

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

已中古易之以徧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徧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

嘗有幸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

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

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

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

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

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孟子對曰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王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幸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孰能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然後定也

能一之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放此。○周七八月，夏五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巳通用。無巳，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斲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取血以塗其釁，郟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下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
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
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
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
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
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
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
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
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
抑王興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

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戮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
曰王之所大欲

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
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
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
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音朝

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此王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下制民之

音見前篇此言下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

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臣請

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得其所也。○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二分天下有其二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芻，蕘音蕘。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也。

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

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

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

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大勇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

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

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

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

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齊宣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不得而非其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郵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

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

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

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食。勞者弗息。眇眇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眇古縣反。○今謂晏子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眇眇側目貌。胥相也。讒

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

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

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

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或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
 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
 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
 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
 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
 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
 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
 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
 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
 居之也王問當
 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
 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王曰王政可得
 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滢獨
 與平聲挈音奴鰥姑頑反哿
 工可反滢音瓊○岐周之舊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
 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
 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
 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
 五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戒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候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
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
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
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
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
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
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
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
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
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而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
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
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
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
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必二反○
也棄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絕也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治去聲○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曰。國君進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後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

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玉哉

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

在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

賢者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

自古以為為難孔子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

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

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以萬乘之國伐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簞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奚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

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

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下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

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

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

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哉。○鄒與魯闕。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

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闕，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

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閒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

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苟為善後世子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疆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則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或曰。世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禮。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予不遇哉？

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

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

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